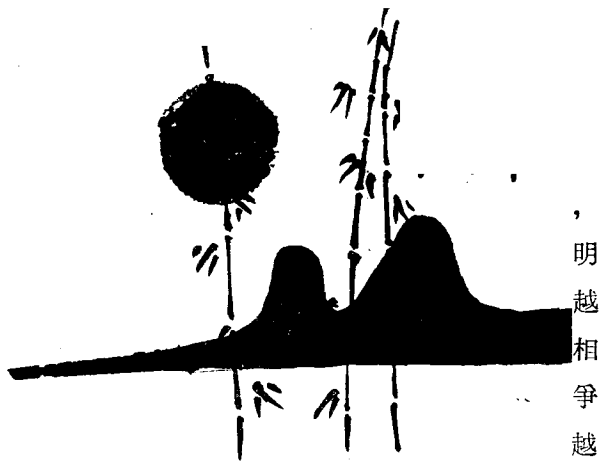




阿 陸 哥

阮 輝 想 著

顏 保 譯



，
明
越
相
爭
越

阿 陸 哥

〔越南〕阮輝想著

顏 保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Nguyễn. Huy Tu'óng

TRUYỆN

ANH LỤC

Nhà Xuất Bản Văn Nghệ

Hà Nội—1955

封面画: 張守義

阿 陸 哥

书号 1684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豐 民 大 街 320 号)

字数393,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7 $\frac{3}{4}$ 插图3

1963年9月北京第1版 196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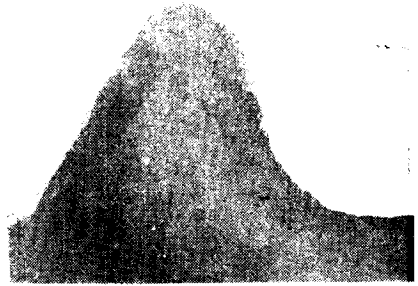
印数0001—3000册 定价(3) 1.60元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CAD02/05



阮 輝 想



統一書號：10020·1684

定 价：1.60 元

目 次

第 一 部

第一章	阿陆哥	3
第二章	姓名被塗改了	41
第三章	穷朋友結义	98

第 二 部

第四章	献谷子参加青年团	175
第五章	要求出去	279

第 三 部

第六章	曙 光	379
第七章	新的主人們	466
第八章	大 路	528

譯后記	561
-----------	-----

第一部

第一章 阿陆哥

富寿省第二次发动群众进行减租的时候，下和县紹机乡的工作队发现了雇农陈平陆。他被評选为这一次积极减租骨干分子的典型，并被邀請到总结会上作了报告。越南青年团选他为农村的青年模范，把他的自传提出来給农村青年作为学习材料。

一九五四年我在土地改革学习班遇見了他。那年他才十八岁，矮个子，但很結实，皮肤黝黑，一双眼睛虽然不很明亮但却炯炯有神；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很浓厚的农民的質朴和一个新干部常有的那种天真直率。談起他的辛酸身世的时候，他还象个孩子似地哭泣起来。可是一談到他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故事，他的声音就立刻响亮了，使人想見他在农村中发动群众时的激昂气概。

这位还不滿二十岁的朋友，一生中經歷过的事情可真不知有多少。靜坐着听他追述，有时会感到他象是个飽經滄桑的老年人。

我被指定来写他的小史。下面我就簡單地将他的少年时代叙述一下：

幼 年

他出生在南定和太平两省交界处的一个村庄里，村庄的名

字連他自己也記不起来了。那地方的田野一望无际，冲积土經年慢慢流下来，把海岸变成了良田。住在这里的农民人口稠密，辛勤劳作，把这些土地培植成富饒美丽的稻田，每年都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可是法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却把他們的土地搶光了，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了生活离乡背井，覓食他方，到外地充当苦力和佣工。贖下的人死了連尸骨都无人收埋。由于过度的痛苦，这一带的农民，前仆后继，屡次燃起了革命的怒火。这些起义者們多数都是付出了血的代价，它鍛練了南定和太平地区农民們英勇持久的战斗精神。

他一想起小时候那些黑暗的日子，脑子里立刻就浮現出那天晚上他們娘儿三个在海滩上拥抱着哭泣的情景来。后面是再也不能存身下去的村庄，前面是深夜中浪头越来越咆哮得猛烈的黑沉沉的大海。从前他的父母就是在这里相遇而結婚的。如今父亲已經不在了，母亲也不知道應該到哪儿去才好，只有象識路的老馬一样又跑到这个海滩上来，对着大海悲哭。阿陆不断地催促母亲說：“回去吧，媽媽！”母亲却搖頭哽咽着說：“孩子，怎么能够回去啊？”阿陆問：“那么到哪儿去呢？”母亲却没有回答，只用一只手攙住阿陆，另一只手紧抱住他的弟弟，眼睛呆望着大海，隨即又紧紧閉上。过一会，母亲才說：“現在媽还能到哪儿去呢！从前媽在这里还能遇到你爹，現在可再也不能了。”他的弟弟鬧着要吃东西有好几十次了，也哭暈过去好几次了，現在他已經不再要，他怕，只是一声不响地睡在媽媽的怀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正发着高烧。突然阿陆听到媽媽嚷起来：“天啊，我到底有什么罪哟？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受这样的苦？我們娘儿們还能到哪儿去呢？”

阿陆永远也忘不了那天中午，爹的老朋友意大爷来报信說

法国兵把爹送到市集去枪斃了时的情景。阿陆的大哥也因为当时跑过去抱住爹而被他们打死了。媽媽听到这个消息，吓得魂不附体，哭着催促他的哥哥姐姐們逃命。哥哥姐姐們各自逃走了。媽媽揩揩眼泪，背上背着阿陆，手里抱着弟弟，踉踉跄跄地奔到海边来。海风把媽的头发吹乱了。阿陆問：“爹为什么被枪斃？”媽回答說：“你爹造反。以后你不要再問了，要是被法国鬼子听见，会来誅灭咱們三族的。”

后来阿陆就跟着媽媽在海边抓螃蟹螳螂充飢。过了几天，阿陆要媽媽回村里去看看情形。媽媽一清早就去了，直到天黑才回来。当阿陆听到媽媽呼唤自己的声音时，他正摟抱着弟弟，在黑暗中他发现媽媽全身体都裸露着。她接过弟弟遮住身子，才开口說：

“老登那家伙已經把咱們的家占去当猪圈了。媽哀求他还給咱們房子，他却叫老昆把我的衣服剝光，将头发掘在床脚上，用竹杆抽了我一頓。媽再三哀求他放我回来和你們在一起，他說：‘要走就走远些，男人是强盜，没人会收容你的。’”說到这里，媽媽擤了一把鼻涕，輕輕地对阿陆說：“你的衣服也破了，拿来給媽撕下一块做条騎馬帶^①吧。真苦了你們了！”

阿陆心里想，人人都有爹媽，为什么法国鬼子偏要把自己的爹爹拉去枪斃呢？子弹打在身上，爹怎么受得了啊！阿陆只盼他們沒有打中，爹能逃回来，他們的家也就会象过去那样快乐了。阿陆还盼望老天爷能把那帮法国鬼子和老登全都打死。他問：

“他們也有死掉的一天嗎？”

① 越南貧民无衣裳穿，只用一块布遮住下体，称为騎馬帶。

媽媽說：“誰都要死的。”

阿陆又問：“還要很久嗎？”

媽說：“這是老天爺的事，媽怎能知道呢！媽只知道他們活一天，咱們就得苦一天。”

有一天媽對阿陆說：“咱們娘兒三人在這裡是活不下去了，你願意到安沛去嗎？”

阿陆不知道“安沛”是什麼。媽就告訴他：

“村里正在鬧飢荒，鄉親們都到安沛找活路去了，聽說那里的森林很多。”

阿陆說：“有森林咱們就可以到林里去撿柴，賣些錢來買米了。媽，這很好啊。”

媽媽望一望海灘，无可奈何地長嘆了一口氣。從那時起，他們娘兒三人就再也看不見這海了。媽媽帶着兩個孩子隨着鄉親們向安沛走去。她身體太虛弱，背不動阿陆，阿陆只好自己走。許多人已經倒斃在路旁。有一天傍晚，他們從一堆死尸邊經過，里面有大人，也有小孩。媽媽無意中看到一具赤身的婦女的尸体倒臥在田埂上，一個已經僵死了的女孩還啣着她的乳房；那位母親和小女孩的眼睛都被螞蟻咬成了凹坑。媽再也走不動了，蹲在路邊哭起來，她說：

“咱們還是轉回村子里去吧。再走下去你們也會象他們這樣！”

阿陆說：“還是走吧，回去也得死，到安沛去還有森林呢！”和他們一道逃荒的人也聚攏來勸她。媽站了起來，垂著頭拉着孩子又繼續向前走去。

到安沛後，娘兒三人找到了一把砍柴刀，白天到森林里去砍柴，晚上就在市集的一個角落睡覺。這裡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

囚犯們用大車載上十來具尸体，有些還喘着氣就被扔到車上，完全不管這些垂死的人的悲慘呻吟和哀求，就拉去埋了。媽媽于是告訴阿陸說：“孩子，跟媽媽在一起恐怕你也免不了一死。要不，你就暫時去幫幫人吧。”

現在媽媽的身子只賸下皮包骨头了，她簡直枯瘦得象一束干柴。小古^①只是靜靜地躺着，眼睛都不會轉動了。

阿陸去給大地主富春干活，他只有十歲，但也得和大人一樣扛木头，每天累得連吃進肚里一點飯也吐了出來。監工的還拿着鞭子不斷地抽打。阿陸逃回來向媽媽哭訴，媽媽說：“你回來媽又拿什麼養活你呢？你還是忍耐着去幫人家吧，你苦媽媽是知道的，但這樣總還可以活一條命。不然，將來你們陳家就絕了代，滅了種了，那時比現在還要慘呢！”阿陸只好又去給第督學的老婆干活。他在这家什麼事情都得干：挑水、掃院子、收拾廁所、燒洗澡水、替女主人洗腳。

有一天，天氣非常寒冷，阿陸正發瘧疾，多多索索地蹲在硬木做的大床前邊，用熱水給女主人洗腳。那婆娘一面伸出白嫩的腿等阿陸替她洗，一面對着鏡子擦粉，粉香一陣陣飄過來。這時阿陸多索得更厉害了。那婆娘問道：“你怎麼啦？”阿陸說：“太太，我打掃完茅廁，去替你燒洗腳水的時候，就發起瘧疾來了。太太有藥就舍一點給我吃吃吧。”那婆娘就馬上止住他說道：“發瘧疾不能吃药，吃了藥更糟。”她叫家人把阿陸推到井里去，并說：“以冷治冷馬上就會好的。”亏得雇工弟兄們把阿陸从井里撈起來，他踉踉蹌蹌奔到廚房，冷得連用手摸火炭都不覺得熱了。阿陸心里想：“媽媽說去幫人或許能够活命，看来还是免不了一

① 譯音，對小孩的稱呼，如我國稱阿狗。阿陸的弟弟。

死。”于是又逃了回来，看到媽媽就放声大哭了。媽媽这时已經不能講話了，她把手抬了几次才摸到阿陆的肩头，眼泪順着瘦稜稜的面頰流下来，恰似乾涸的溪流渗出的几滴水。她說：“媽受了多少痛苦才生了你，就盼着你能长大成人。你还是去幫人吧，也寬慰寬慰媽媽的心。縱然媽和弟弟都死了，有你活着也就行了。”于是阿陆又去給学族长干活。在那里他得整天去割草，螞蝗叮得滿身都是，也不能爬上岸去把螞蝗打下来。吃的是芋头莖，簡直无法下嚥。阿陆越来越瘦，簡直象根干柴棒了。这时一个和他在一起做工的弟兄，正害着重病就被主人赶出来，倒在池塘边死了。阿陆心里又想：“媽媽說去幫人还許能活命，象这样的幫法恐怕死絕了才算完事，怎能活命呢！”他不禁心里妒羨起小古来：“为什么媽媽只爱一个人呢？媽到底恨我什么？为什么只叫我一个人去幫人？”阿陆实在太想念媽媽了，他請求主人让自己回去，但主人不答应。他于是又决心逃走。为了怕主人誣賴自己偷东西，就把主人給的一条褲衩甩到房樑上，只系一条騎馬帶，在深夜刺骨的寒风中，低着头奔回去。天朦朧亮时才到了市集的那个角落。見了媽媽，阿陆一把揪住她那件破烂的男上衣啼哭起来。媽媽伸出冰冷瘦削的手撫摸着阿陆冻得青紫的脊背，无力地喘着气說：“你爹死了，你的哥哥姐姐們怕也只有死路一条。家是散了，媽迫不得已才叫你去幫人的。你弟弟太小，媽只好养着他。他沒法去幫人呀，你不要怪媽，还是听媽的話去幫人吧。忍着苦去吧，幫幫人就能有飯吃，我們全家只靠你一个了。你得尽力想法子活下去才行，这样媽死了才闔得上眼啊！”

說完，媽媽就暈了过去，緊閉着两眼，怎么也睜不开了。媽媽的两頰深陷，全身的骨头节都凸了起来。她那条騎馬帶也不見了，臀部的骨头也突出来，頂在磚地上。小古的眼睛也不动

了，死死地瞪着阿陆，好象盯着一个陌生人。外面日本鬼子的皮鞋喳喳地响着。街上每户人家都紧闭着门。只有一些披着麻袋的影子，一些踉踉跄跄徘徊着的幽灵，还在人行道上僵僵着腰逡巡着，或者在一些小摊贩前伸手去讨东西。前几次回来，阿陆还见妈妈在街上讨东西，这一次回来她却连爬蹭都不能了。她的旁边就是邀他们一道到这儿来的首老大爷夫妇和他们两个孩子的尸体。阿陆翻转头，不敢正视首老大爷那双圆睁着的眼睛。妈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苍蝇在周围嗡嗡地乱飞，地下一滩滩的臭水全被苍蝇盖得一片漆黑。妈妈也不赶苍蝇了，只靠在墙角里轻轻地呻吟着。

这一次妈妈不再催阿陆走了。晚上娘儿三人就互相搂抱着睡觉。阿陆躺在妈妈身旁，才觉得轻松，少了些委屈。他伸手去摸妈妈的乳房，但是妈妈的乳房已经干瘪了。他挤进妈妈的腋下不停地哽咽着。这时他只希望天快些亮，自己好再去帮人干活，赚点钱来养活妈妈和弟弟，不管受多少苦都要忍耐。寒霜透过屋顶，渗进墙壁，直侵入人的骨髓。周围的死尸冷森逼人，空气显得更加阴惨。妈妈用自己的身体遮住两个孩子。突然小古醒了，象一只八哥似地说：

“要是咱们全家都在该多好啊，死了还能活吗，妈妈？”

妈妈没有回答。小古仍然梦呓般地說：

“要是操哥还活着，我们就是三弟兄了。全在一起就更快乐了。”

“睡吧，提这些干什么。”

阿操是小古的哥哥。当妈妈给登闾长干活的时候，每天天一发白就去上工，直到晚上太阳落山很久才能回来。家里只留下弟兄三人。小古想吃奶，就嘤嘤地哭；阿操的肚子也饿了，看见

老登的孩子吃飯撒得滿地，就挨蹭着走到他的旁邊，拾起地上的飯粒放到嘴里。老登看見了就把阿操趕開，說他的身上發臭。阿操出去一会儿又轉回來。這次老登發起脾氣，抓住阿操的兩腳，把他攆到外面磚鋪的院子里。阿操只叫了一聲，掙扎了几下，就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不動了。晚上媽媽回來的時候，阿操光能睜着眼睛看媽，一句話也講不出來，挨到半夜就死了……

小古又接着說：

“操哥現在要是還活着該多高興啊！明兒俊哥^①去砍柴，讓我也跟着去吧。媽，給我買張糖米餅吃吃。”

媽媽說：

“好，快睡吧，孩子。明天媽媽……”

“我睡不着。要不咱們再回家鄉，再到海邊去。”

“現在還有什麼法子回家鄉呢？可憐啊，我讓孩子受了苦！在外鄉……”

“媽媽，到海邊去比在這裡好。我和俊哥還可以去抓螃蟹蜆蜆什么的來养活你。明天就回去好嗎，媽？”

“好。”

“爹也回去嗎，媽媽？”

媽媽沒吭聲，只是哽咽着。小古的聲音也微弱了。

“在這裡要餓死的，我真可憐首老爹爺！”

“連可憐自己都可憐不及呢，還要可憐別人。”

“爹爹回來嗎？爹爹回來就不會挨餓了。是嗎？”

阿陸一把抱住小古說：

“今天你怎么老是嚕里嚕蘇地亂說話啊？”

① 陳元俊是阿陸未參加革命時的原名。

“我太想爹爹了。你也回 家乡 去嗎？在这里 餓得太厉害
了。”

媽媽用微弱的声音說：

“好了，媽媽讓你回去。我們娘儿三人……老登那家伙怎么
能让你咱們回去呢？”

媽媽突然哭起来，不久又暈了过去。阿陆抽噎着說：

“我明天再去帮人。”

媽微弱地喘着气說：

“好，孩子，你多受点苦吧。媽媽就盼着你能活下去，別讓你
爹沒有繼承人。都睡到这边来吧，这会暖和一点。”

阿陆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耳边隱約听到媽媽抽噎的声音
和她說的最后的几句话：

“留在海边倒还好些。多可怜，他才十岁啊……”

醒过来的时候，阿陆觉得有个毛茸茸的东西盖在自己脸上，
原来是媽媽的破衣服。一看，媽和小古已經不見了。阿陆想喊媽
媽却喊不出声来。他抱着那件衣服滾在地上嚎哭。有人指点他
到安沛桥上去找。阿陆就慢慢地走到桥上，只見桥旁坐着黑压压
的一群面容憔悴的人，他們彼此并不說話。一輛大車吱吱咯咯
地在桥上經過，推車的人太虛弱，推不动了，摔倒在地上。河岸
边，乡亲们全围在垃圾堆旁拥挤着。倒下去的人僵臥着，再也爬
不起来了。天越发昏暗。一群群的烏鴉在空中盘旋，棲滿了那光
秃秃的树枝，有时直掠向河边来。在桥边的飢餓的人群中坐着
一个青年，他突然大叫一声：“天哪！太苦了！”就跳到河里去了。
这几天已經有好几个人因为怕被埋在集体坟坑里而投了河。每
个人的脸上都显出恐怖的神色。有些人干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
呆望着河心。剛落到水里的人被滾滾的浪头吞沒，有时又浮出